

2026年1月12日 星期一 责编 叶红 版式 吕燕 校对 汪智博



成都的桥，从来不只是跨水通途那么简单。这座城市里，有太多桥的实体早已消失，却以地名的方式留存至今。它们是时光的驿站、文明的刻度，也是文人墨客寄托乡愁的载体。在武侯区西南一隅，簇锦桥便是这样一座桥——它从秦汉的竹索中走来，在唐宋的丝雨里繁盛，于明清的烟火中沉淀，最终在川西大儒刘沅的笔下，化作一首七律《簇锦桥》，将蜀地丝绸的千年时光凝于笔端。

# 簇锦桥：与成都丝绸文明共生的编年史

□ 锦夫



簇桥旧貌。图据方志武侯

1

簇锦桥的历史，就是一部与成都丝绸文明共生的编年史。

秦汉时，这里生活着笮人，他们在河上以竹索架桥，称为“笮桥”。此时此地已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商队踏着摇晃的竹索，将蜀地丝绸输往滇缅、西域乃至天竺，也将异域风物带回。

唐宋之际，蜀地蚕桑丝业鼎盛。这片以笮桥为核心的聚落，因紧邻成都、专营丝绸交易而声名鹊起。“簇”（古时同“蔟”）本是蚕结茧用具，因产业兴盛，或音近之故，“笮桥”渐被唤作“簇桥”，地名嵌入了产业基因。

明惠帝建文年间（1399年—1402年），新建五孔石拱桥，取“繁荣集聚”之意定名“簇锦桥”，延续了蚕桑文明脉络。此桥跨度30米，桥下行舟，两侧石栏与岸竹相映，夏日清风徐来，“簇锦凉风”成为古时“双流八景”之一。

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以桥命名的簇锦镇设立，“簇桥”作为区域标识沿用至今。

时光流转，古桥历经变迁：1972年改建为水泥平桥，1988年拓宽为双车道，上世纪90年代末改为环岛，最终环岛也被拆除。古桥实体在城市发展彻底消失，唯留其名。

2

清代学者刘沅写诗叹簇桥兴衰

刘沅（1767年—1855年），双流人，被后世尊为“川西夫子”。这位清代学者兼教育家不仅精通诗书，更擅长借古迹抒怀。成都的武侯祠、望江楼、簇桥等地，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与墨痕。据记载，刘沅曾与其兄刘濬多次到访，漫步于簇锦桥畔。他亲眼所见桥边的桑麻景致与市井烟火，也目睹了曾经繁盛的丝绸业日渐式微。

“何人更散浣溪花，分得余晖傍天涯。”刘沅在《簇锦桥》的开篇，勾勒出一幅黄昏时分的画面，柔美中透着苍凉。浣花溪与浣纱女，曾是成都蜀锦文化的鲜活意象，也是簇锦桥畔往昔繁华的写照。到了刘沅的时代，这般景象已然消逝，只剩余晖依傍天涯，默默追忆着旧日荣光。



双流古八景之一“簇锦凉风”（民国版《双流县志》）。图据双流史志

“一簇春光真是锦，千层月彩尚流霞。”这两句，既点出簇锦桥之名，也完成了今昔的对照。“一簇春光”既描绘眼前桥畔景致，也暗指唐宋时期蚕桑兴盛、丝锦如云的盛况——那时的簇桥，处处闪烁着蜀锦的光泽。而“千层月彩”则将思绪拉回当下：明月升起，霞光犹在，往昔的喧闹却已不再，只余历史的回响在光影间流转。

诗的下半段，沧桑之意愈浓：“芙蓉已逐秋江老，葛陌难寻古道斜。”芙蓉乃成都象征，随秋江流逝而凋零，恰似簇桥丝绸业的由盛转衰；“葛陌”相传为诸葛亮植桑之地，应在簇桥附近，如今却踪迹难寻，更添几分惆怅。明末清初的战乱，以及清代中后期的社会动荡，使曾经“家家织锦”的簇桥逐渐褪去丝锦重镇的光环。这般变迁，被刘沅敏锐地捕捉，凝于诗句之间。

最终，诗人将个人感怀升华为对历史规律的慨叹：“多少兴亡成去浪，夕阳愁听乱吹箫。”簇桥的兴衰、丝绸业的起落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；夕阳西下，似有杂乱箫声随风传来，令人顿生苍凉。这箫声或许是诗人的想象，却烘托出挥之不去的动荡之感。



旧时手工缫丝。图据成都方志

3

簇锦桥已成鲜活的文化印记

今日的簇锦桥虽已不复旧观，但作为沿用至今的古老地名，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从未消散。漫步簇锦街道，仍能从市井烟火中依稀触碰到蚕桑文明的余温——簇桥丝织厂直至上世纪80年代，依然保持着50余台织机、300多名工人的规模，生产经营延续至上世纪90年代。

当我们重吟“一簇春光真是锦”，回望这座桥从竹索摇曳到石拱矗立、最终隐入尘烟的千年历程，便更能体悟：成都的每一座古桥，连同那些为之题咏的诗篇，都是这座城市鲜活的文化印记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